



一九二八年元旦，《大公報》的綜合性文藝副刊《小公園》正式推出，編輯何心冷化名「園丁」配發《我們的公園》一文，其中說到：「我們的公園，沒有傑閣崇樓，只有幾間茅屋；沒有嶙峋怪石，只有幾塊破磚；沒有飛瀑流泉，只有一灣活水；沒有珍禽異獸，只有在天空裏飛翔着的鳥兒。……我們的公園，本來是為需要精神上得到安慰的人們而設的，「門雖設而常閉」，愛什麼時候進來都行，只要能使大家安安靜靜地領略一些自然的趣味，不求其他。有花隨你玩賞；有鳥任你歌唱；有高高的天空，任你長嘯；有密密的濃蔭，任你狂哭。我們相信在一塊小小的地方，也許會發生出不少

的趣味。」《小公園》的主旨，可謂盡在其中矣。
何心冷在主持《小公園》之前，已經編輯過《藝林》《銅鑼》等副刊，對市民讀者的閱讀偏好做出過多番摸索實踐。《小公園》在堅持「體裁不論新舊，趣味務求濃郁」的大方針下，將文學小品與博物雜聞冶於一爐，既設有「蜂尾」、「鐮刀」、「仙人掌」等諷喻性專欄，也有文學作品的連載，還有海外軼聞，巷里瑣事，乃至琴棋書畫，花鳥魚蟲，以及各種人情物用的感慨，文風多介於雅俗之間，知識性與趣味性兼顧，且文

《小公園》的大抱負 馬兵

圖並茂，版式靈活，讓人讀來餘味無窮，又准予生活切實之指導。故甫一問世，即受追捧，迅速成為《大公報》的一張名招牌，時人曾謂：「天津市民盡有人不知《大公報》有張季鸞，但不知何心冷者甚少。」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何心冷英年離世，《小公園》特推出悼念專刊，有悼詩云：「袖裏虹霓現，筆風駕雲濤。」此後，《小公園》編務幾經更換，直至一九三五年七月，京派新人蕭乾入職《大公報》，《小公園》迎來了自己的「第二春」。

蕭乾接手《小公園》時，這份副刊在讀

者心目中口碑還在，但也因為日積月累又乏新變而不免令人審美疲勞，且何心冷之後的幾位編輯偏好舊式的矜雅文風，老氣橫秋的文章多，對青年讀者的吸引力自然不夠。蕭乾接編的第四天，即發表《園例——致文藝生產者》，標舉「創造性」和「藝術性」，明確表示了對隨意散漫文風的拒絕，表態不能「任那些散文無節制地在本園滋長」。在具體實踐上，他將欄目設置從過去的「雜而多趣」，變為「專而有文」，緊緊圍繞新文學，設置「文藝新聞」「書報簡評」「文藝通訊」「名者簡介」等欄目，把莊重敬謹的

京派審美品格融入到副刊中，適時地對市民唯趣味是向的閱讀偏向做出了引導。一時間，沈從文、巴金、李健吾、陳夢家、何其芳、李廣田、林庚、季羨林等老將新人薈萃於《小公園》，形成一支頗有陣勢的作者隊伍，並與沈從文主持的《大公報》另一副刊《文藝副刊》構成一種互援的關係，成為京派文學乃至整個三十年代重要的文學陣地。不過，也因為與《文藝副刊》的趨近，大約一個多月後，《小公園》即和《文藝副刊》合併為《文藝》。蕭乾主持《小公園》的時間短暫，卻烙下了非常深的印跡。

今天回看，無論是何心冷時期還是蕭乾時期，《小公園》雖風格有變，但都為中國現代報紙副刊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實踐，甚至影響到我們今天報紙的副刊和專刊設置的格局。真是其名曰小，抱負實大！

酸湯一碗慰鄉愁 黃曄

黃曄



鹹菜蕾斜刀切片，肉梗（音）切小拇指粗細的寸條，熱鍋冷油，爆香蒜蓉，入鹹菜蕾片翻炒，加入多於一碗湯的水量，大火煮沸，改小火慢燉，熬出鹹菜蕾的鹹香時，再加入肉梗條同煮片刻，關火，盛湯。白瓷碗內湯汁淡淡奶黃，菜蕾黃綠晶瑩，肉羹粉紅微白，只瞥上一眼，便口舌生津，胃口大開。聞香迫不及待拿起湯勺，輕輕抿一口，不說話，再嘗一口，才驚叫：「太爽口了，這湯汁清而不膩，鹹菜酸脆，肉條勁道脆口，好喝，好吃。快把鏈接發給我，我也要買些回家做湯。」

這是我隆重推出的鹹菜蕾肉梗湯，食材都來自我的故鄉潮州。如今真是方便，哪怕遠隔千里，也能吃到當地的特色。記得有一年，我學生託人千里迢迢從大連帶了幾包韓國泡菜回來，以滿足我這個好吃佬老師的饞蟲。現在也是不用費這個精神了。

我母親能幹，在家自製泡菜，冬日時泡蘿蔔，切丁加白糖翻炒，酸酸甜甜，是吃粥的好伴侶。夏日泡豇豆，切末炒肉末，能給苦夏的家人開胃。更多的是包包菜（捲心菜），切片加火腿腸片煮湯，父親說有潮州酸菜肉梗湯的神韻。後來，妹妹在網店淘到正宗的潮汕鹹菜蕾和肉梗，這道湯就成了我們家餐桌上的常客。

肉梗，其實就是豬肉卷，父親叫肉梗，是潮州話的字音，我不知應該是哪個字，就想當然用了這個「梗」。酸菜就是鹹菜蕾，是夏日開胃佳品。

據《周禮·天官》載：「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菁菹，苽菹，葵菹，芹菹，筍菹。」「菹」，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泡菜、鹹菜、酸菜。現代科學研究表明，鹹菜醃製後產生大量的乳酸，能抑制人體腸內有害菌群和促進消化，還很能刺激食欲。

人們常說「潮汕有三寶，魚露、菜脯和鹹菜，潮汕人用圓圓的、肥厚的「大菜蕾」（芥菜心）醃製鹹菜，醃製好的菜蕾，黃綠晶瑩，酸甜酥脆，香醇爽口，令人垂涎，每每想起便覺口腔裏津液盈盈。」

我父親自大學離開家鄉，除了退休後回去待過兩年，便不會再回去。他是個最能隨遇而安的人，在鄂西小城宜昌落戶生根，很多東西都入鄉隨俗，他着意學一些本地土語，但一口潮州普通話卻太有辨識度。在宜昌生活五十多年，他始終吃不慣本地菜的麻辣味，最喜歡酸甜味，曾多次用鳳梨下飯，讓他外孫驚訝不已，然後也學到了這一招。

父親從來不會教我們說潮州話，任由我們說一口宜昌本地話。我私下猜度，父親大概是想讓我們少一些漂泊感，把他鄉做故鄉吧。他常說的一句話是「青山處處埋忠骨」，只是他自己骨子裏刻着的鄉愁，終究還是從一碗湯裏流露出來。



「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阿里山／啊——」這首膾炙人口讚美寶島台灣的清脆甜美的歌曲，我總是

百聽不厭，每一次聽到往往激起對寶島濃濃的嚮往之情。前不久，我參加內地旅行社組織的赴台灣的環島遊，實現了我長期以來遊覽阿里山的心願。

阿里山位於台灣中部，距嘉義市東部七十多公里，由十八座高山組成，總面積一千四百多公頃，一般在二千米以上，最高處的海拔在二千六百多米。它群峰環繞，山巒疊翠，巨木參天，雄偉壯觀。它以檜木、櫻花、雲海、日出的四大勝景馳譽全球，故有「不到阿里山，不知台灣的美麗」之說。阿里山景觀多元，一年四季皆可觀：春可賞花，夏能避暑，秋冬觀日出和雲海。

阿里山的冠名，相傳以前，有位當地部族酋長阿巴里曾隻身來此打獵，滿載而歸後常常帶族人來此，為感念他便以其名為此地命名。

導遊興奮地向我們說，你們運氣真好，趕上好天氣。上阿里山不容易，阿里山經常雲霧繚繞，遇上大霧、下雨、起大風，為了安全起見，則不能安排上山行程。導遊接着說，今天我們先讓旅遊車開至半山腰，然後步行上山，約需四十多分鐘，然後在山顶處坐小火車下山。我們在導遊的引領下，愉快地從山腰向上登山，一邊漫步在大道上，一邊欣賞兩旁的風景。沿途，不時看到群花綻放，姹紫嫣紅，櫻花為此處花中之冠，經常呈現一片片白色的櫻花，讓你感到彷彿還在仲春賞花季節。阿里山還是「台灣十大山鳥賞鳥去處」，據說畫眉、山雀等數十種鳥類常來棲息和作客，我們在前行中時而聽到鳥語啾啾。一路上，我們還欣賞天上的悠悠白雲。山間奇景環生，群峰參峙，溪壑縱橫，幽谷飛瀑，真是美不勝收。

阿里山是台灣三大林場之一。台灣地區還流行着一句話，「不到阿里山，不知台灣的寶藏」。阿里山在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二千五百米之間的雲霧帶地方生長着世界頂級的古老珍品



▲阿里山是台灣著名的景區之一

資料圖片

紅檜木。它粗大挺直，光澤高雅，色淡而紅，質地細而結實，內含許多檜木醇（芬多精），香味濃郁，且具有強大的抑菌抗腐效能，人們還認為它是避邪鎮宅之寶，是台灣特產，被譽為「神木」。阿里山檜木是著名的長壽樹種，生長可以長達二千年以上而不腐爛。它生長十分緩慢，紅色檜木生長五十厘米直徑粗的大樹約需一百二十年至一百三十年。它對水土和氣候的要求也很特殊，如將其移至山下種植，芬多精就會消失，如移回山顶，又神奇般地出現。美國和日本的檜木沒有芬多精，故台灣紅檜木更為珍貴。

據介紹，阿里山檜木有一段滄桑歷史。日本佔領台灣時期，對阿里山檜木進行大規模破壞性砍伐，大批運回日本，至今在日本東京的明治神宮、京都的平安神宮、東大寺的大佛殿等其木料均來自台灣的檜木。阿里山上的小火車就是當年日本人為運輸大批檜木而修建的。據日本官方數據，僅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九年間，日本就從台灣掠走檜木近三十萬立方米，一九三四年一年就達二萬五千三百八十立方厘米。據原台灣省農會資料顯示，自一九一〇年至抗戰結束，台灣主要檜木產地的阿里山、太平山和八仙山均遭到毀滅性的砍伐。當地還流傳日本人當年大肆砍伐檜木的一個悲劇故事。據傳有一天早上，日本人開始開工砍樹，突然間

很多人看到檜木樹齊刷刷地都順着樹幹向下流着大量血一樣的液體。砍伐的日本人於是聯想到他們肆意砍伐和為了砍伐有很多被徵來的台灣人死在這裏，也許此舉讓神木顯靈。為了安撫神木神靈，日本人在阿里山慈雲寺往上的位置建一座石塔，稱為「樹靈塔」，假惺惺地供奉檜木神靈。今天遊客們看到的阿里山檜木森林絕大多數檜木是後來栽植的。人們還清晰看到未朽的被日本人砍伐後留下的上百年的檜木樹根，彷彿正在訴說它們被日本搶掠的歷史。

我們在登山途中，睜大眼睛，像尋找親友一樣，尋找樹齡在千年或數百年以上的檜木，但一無所獲，看到的是一棵棵被砍後留下的檜木大樹根，呈現出各種形狀，均顯出痛苦的樣子，上面布滿了青藤和無名花草，彷彿在撫慰其無限的創痛。此情此景，我們的眼眶裏不時湧上酸楚的淚水，舊中國積貧積弱連樹木也遭殃！

如約，我們坐小火車下山，一想到當年這小火車就把寶島珍貴檜木大批運往日本，這次又無緣瞻仰千年樹齡的神木，我的心惆悵又疼痛！

啊，阿里山，永遠是我心中嚮往的山、敬仰的山！我欣賞你秀美的風光，讚嘆你豐富的寶藏，也銘記着你遭受的災難和創傷！

永遠的鋼琴王子——Richard Clayderman 怡人

怡人

La Traviata 韋然

韋然



La Traviata在意大利語中翻譯為「失落的人」或是「迷途的婦人」，但更多的時候，大家都將其理解為歌劇《茶花女》的意大利文名稱。說起《茶花女》也許大多數人會想起小仲馬的著名同名小說，但《La Traviata》則是由朱塞佩·威爾第作曲、意大利編劇皮亞威編寫的改編自小說《茶花女》的三幕歌劇。

曾在大劇院聽過歌劇《La Traviata》的人對這部歌劇的印象也許跟我差不多，即傳統式的舞台設計、一本正經的服裝、長達兩個半小時或者三個小時的美聲唱腔以及注定悲情的死亡結局。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個周末，我在家門口的太古坊裏聽到一場別具一格的《La Traviata》。

太古坊裏的ArtisTree常年舉行文化藝術類活動，前有Zaha Hadid的設計手稿展，今有搬遷新建的一系列演出，包括現代舞表演《舞·獅》即現代舞劇表演《FOLK》以及歌劇《茶花女》。

如今的ArtisTree由原本的康和大廈搬到附近的康橋大廈，相比起原先的舊址面積，新場地顯得狹小得多，但新場地設有舞台燈光、音響、影視器材和可摺合座位等新設備，我想，對其今後舉辦更多類型廣泛的文藝活動也是有所助益的吧。而這場歌劇茶花女便是在這上演的。

這一版本的《茶花女》被改編成了一齣僅九十分鐘的歌劇，將原本的劇情大幅度濃縮，但絲毫不影響其意境的表達，原作的張力及美妙的和聲歌曲均有保留。而演出更是有意打破舞台與觀眾間的距離，讓每一個觀者都可以近距離看清歌劇家的面部表情及表演細節。可以說，這對服裝及場景的設置要求就大大提高了。初次聽賞，可謂別具一格。

聽罷歌劇，走出太古坊，我不禁感嘆，在香港有限的藝術空間之間，舞台藝術的創作還能不斷創新，也算是難能可貴了。但願西九文化區落成之後，香港的藝術創作能夠再上一個新高度。



說到鋼琴王子，也許每個人心中的人選都不盡相同，但於我而言，理查德克萊德曼（Richard Clayderman）絕對是當代最耀眼的鋼琴王子。

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我幼年時學琴的年代，而在那個年代裏，只要能買得起音錄音機的家庭裏，基本上都會有一盤克萊德曼的磁帶。我至今仍記得，那張經典的磁帶封面，黑色背景下的克萊德曼一身藍色西裝，面帶微笑地向全中國打開了西方音樂世界的大門。我想，對中國音樂界而言，理查德克萊德曼這個名字的啓蒙性意義是巨大的，至少他是無數八〇後甚至九〇後琴童童年的共鳴。

雖然，對音樂世家來說，也許克萊德曼的曲子並不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甚至可以有太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曲子是入門級水準的演奏曲。但對於平常家庭如我來說，克萊德曼激勵了整整一代人。試問有多少父母，當初是因為他的音樂才讓孩子走上音樂之路的呢？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克萊德曼是推動中國鋼琴，乃至中國的西洋樂發展的先鋒人物。

我記得那一天，二十年多年前的那一天，父親帶回來那張堪稱經典的磁帶，對正在學琴的我說，如果有一天你能彈出這樣的曲子，那我就高興了。《水邊的阿狄麗娜》、《秋日私語》、《夢中的婚禮》、《給愛德琳的詩》、《命運》……一曲又一曲經典又深具克萊德曼代表性的曲目由此而出。

我知道曾有人質疑過理查德克萊德曼的演奏水準，認為他的演奏曲目與李斯特、莫扎特、蕭邦等人的學院派曲目相較太過簡單。但我想為鋼琴王子正名，從演奏水準來說，克萊德曼早年畢業於專業的音樂院校——巴黎音樂學院，專業演奏級的水準是毋庸置疑的。至於他所演奏的曲目大多技術含量不高，彈奏技巧性要求也不高，但正如蛋炒蛋最簡

單卻最考驗廚師功力一樣，若想在演奏中將簡單的曲目表達出豐富的情感，並非容易之事。

今年是理查德克萊德曼出道四十周年的紀念之年，他的音樂巡演已然在全球各地風風火火地彈奏開來。聽聞多年的偶像又將來到我國巡演，自然是早早地買好了票，而遠在悉尼的好友則早發來消息，告訴我她去聆聽了於六月五日晚在悉尼舉行的克萊德曼四十周年鋼琴音樂會，話裏行間的激動之情，我隔着手機屏幕也能感受到。於是乎，不免對克萊德曼七月的中國之行更加期待起來。

記得上一次聽這位鋼琴王子的現場演奏，已經是二〇一五年的事兒了，當時全國的保利劇院中輪番奏響王子親手彈奏的曲目，包括他親自改編的《梁祝》《亂紅》等中國式金曲，可以說，深入中國觀眾之心。而他的樂曲想來都樸實流暢、優雅華美，和聲簡潔、音色絢麗，充滿了詩情畫意的氣息。對於愛好鋼琴的人來說，一聽到理查德·克萊德曼

的琴音，都會不知不覺地被他帶入親切、安詳而愉快的音樂世界之中。

我還記得，那一晚，當克萊德曼的一曲《水邊的阿狄麗娜》前奏彈出時，我的淚水就已經模糊了我的眼睛。恍惚間，我見到了多年前那個哭泣着想放棄音樂，放棄鋼琴的小女孩，最後又因為克萊德曼的一首《水邊的阿狄麗娜》而咬牙堅持。只因為，那是一曲可以讓我輕鬆走上學校演奏台，可以讓我自身都沉醉其中的美妙樂曲。回憶的瞬間，時光飛逝，坐在前排的我望向台上，心中的那位鋼琴王子儼然鬢髮花白，步入年邁之齡，但他出彩的風姿已然擔得起「王子」二字。

從我的琴童歲月裏，沒有郎朗，沒有瓦倫緬娜，甚至傅聰都還站在觀眾看不清的距離。學琴生涯裏第一個可以膜拜的當代偶像就是理查德克萊德曼。無論多少年過去，無論克萊德曼是否風采依然，他永遠都是我心中唯一的鋼琴王子。



▲Richard Clayderman被奉為鋼琴王子 作者供圖

▼Richard Clayderman的經典鋼琴磁帶 作者供圖

